

湖湘

〔明〕李东阳 撰 周寅宾 校点

李东阳集

③

湖湘文库编辑出版委员会 岳麓书社

文库



湖湘文庫

〔明〕李东阳 撰
周寅宾 校点

李东阳集

三

湖湘文库编辑出版委员会
岳麓书社



湖湘文库
甲编



文 后 稿

卷之一 赋

东山草堂赋

为华容刘先生时雍作

东山居士行自京师，将归于故园。涉泱泱，经嶙峋；扫瓦砾，芟萧菅。葺草堂之旧构，启衡门之幽关。于时洞庭无波，万里一碧；飞鸿倒影，下映千尺；长林落木，响应川谷；高山大壑，俯仰寥廓。嗟吾生之归来，寄一感于今昨，乃进子姓而告之曰：

吾今而得返于斯也。盖方举甲第，登郎曹，北穷幽蓟之墟，南尽楚粤之郊。画省凝日，兰台丽霄。高居迴瞰，远绝尘嚣。而或江帆夜发，星轺晨鹜；水宿风餐，冰行雪度。呀豺虎之噬人，莽荆榛之窘步。惊突黔之靡定，宁足胝而不顾。念王事之鞅掌，忧岁华之迟暮。眉颦为之莫展，领发为之垂素。幸吾堂之尚存，恍风景兮如故。孰谓三纪之余，数千里之外，望斯堂而归欤。且堂之始作也，吾祖遗其基，吾父谿其规。据云梦之名胜，揽荆衡之幽奇。人与地而俱灵，事随年而屡移。吾尝植松为林，种竹成屿。旁引烟霞，上蔽风雨。伤俗驾之犹滞，慨山灵之无主。览物象于群动，悲乾坤于一旅。时偶得兮暂息，聊斯堂兮容与。欣壮稚之相从，若有感乎斯语。于是散发曳杖，载游载歌，朝出暮还，左挈右摩。天壤之间，此乐孰多。人生适意，焉恤其他。

客有过者，见而问之曰：“子非治河之中丞乎？非行边之贰卿乎？胡不轩盖是拥，而布韦是婴也。”居士不对，客亦就退。如有

歌声，出于户外者。其辞曰：“吾山兮在东，吾堂兮此中，吾不归兮将安从。”又曰：“少而行兮老则归，税绣服兮被荷衣。今吾故吾兮何是非，人不吾识兮天吾知。”声未竟，客行已远，不能悉听也。赋而识之，以告知者。

后东山草堂赋

东山居士再自京师而归也，乾清坤夷，风恬日熙。山将水迎，猿欣鹤嬉。感万类之咸遂，嗟行乐之及时。卸惊帆于陆海，解故紱于天羈。尔其雨过湖平，凉生秋杪。心送驰波，瞥决飞鸟。税驾乎九达之衢，振衣乎千仞之表。倏云开而雾散，豁尘梦之初晓。览宇宙之无穷，逮吾生之未老。非遁迹以遗世，聊闭关而却扫。

客有剥啄之声彻于户内者，居士曰：“子其谁哉？”客曰：“曩昔之岁，过门而问，闻歌而去者也。”乃与之坐而语曰：“子之不相闻者，九年于是矣。兹者惠然过我，其有谓也耶？”客曰：“昔子之来之，韦裳布裘。以木石为群，与渔樵者游。尔往我还，尔歌我酬。自君之出矣，衣锦食肉，驷马高盖，朱丹其毂。奔走属吏，控制藩服。绝我迹于云泥，贵尔音于金玉。幸逸足之可攀，庶前盟之有续云尔。”居士曰：“噫嘘嚄，是诚何心哉！当夫事剧岭海，志移山林。触炎埃之勃郁，历远道之崎嶇。身有所不敢洁，口有所不得瘖。诏使沓至，天威载临，奋疲庸于鞭策，起废疾于呻吟。固欲趣严装以赴召，向国门而挂簪。及乎预运帷之密命，承侧席之虚襟。责负山重，恩同海深。思赵宣之假寐，惜陶侃之分阴。已而抱号弓之往恨，听击壤之新音。阅寒暄之代谢，怀止足之规箴。惧血气之既衰，为富贵之所淫。谅今之不能为昔，犹昔之不得为今也。”

客怵然久之曰：“吾侪细人，朝饔夕飧，观山而不穷其巅，望海而不极其源。以皦皦为能，以孑孑为难。宁独知大羹不调，大玉不琢，招之而莫致其来，挠之而不见其浊。此贤者之不可测也，信斯言之则然。”遂为之歌曰：“楚之水兮荆山，望佳人兮不还。翩然兮归来，蹶嵒峤兮弄潺湲。彼世间兮何物，吾之乐兮吾天。”又歌曰：“桂栋兮兰房，君归来兮此堂。山可履兮水可航，彼胡为兮天一方。归来归来兮乐不可以极，愿从子兮徜徉。”

居士莞尔而笑曰：“今日何日，故吾今吾。出我处我，天乎人乎。呼我者应以为马，爱人者必及其乌。疑我何深，见我何粗。独斯堂之在山，终不改于厥初。不与世而推迁，不随时而毁誉。匪是物之有恒，吾何恃而归欤。”于是举酒属客，客亦大噱。岳云渐开，江月将落。逍遥象外，俯仰磅礴。居士达观静思，盖将后天下而乐也。

石淙赋 石淙，地名也，为遂庵杨先生应宁赋

耸山骨兮嵒嵒，中潺湲兮水声。初溅涓以汨滴，忽砰湃兮铿鍠。或在远以疑近，恒自昏而彻明。感天机于一触，众籁为之不鸣。信江南之绝境，乃万类之至精。彼瀑布兮可拟，曷蹄涔之足称。爰有三南居士，比象引义，取石淙以为名。

客从湖南而过者曰：“此非洞庭之波乎？碧浪千顷，青山一螺。揖灵秀于衡岳，激清风于汨罗。昔子之既卯既弁，来游来歌。兴怀于某水之丘，寄迹于北山之阿。校风景于毫芒，絜孰寡而孰多。居士不答，如兹淙何。”又有自滇南而来者曰：“此非昆明之漪乎？平地仰喷，从天下垂。建长江而直泻，指瀚海而同归。昔子之乃祖乃父，生斯聚斯。倏星移而地改，方挹彼而注兹。讶江

山之不可复识，抑畴是而畴非。”

居士乃怵然而叹曰：“嘻，有是哉！吾固知石之为石，淙之为淙也。吾方手拊鎗鞞，耳闻春撞，应噫气于大块，引希音于清商。挟凉飙以助爽，与皓魄而争光。达大观于无外，凉至美之难双。盖将濯纓乎万里之流，振袂乎千仞之冈。若乃东山在吴，以象旧邦；东坡在黄，遂名四方。彼二东者之伟迹，岂三南之敢望。且夫石者吾知其为坚，淙者吾知其为激。匪徒观物以适怀，抑亦将身而比德。盖将砺我粗钝，蠲我宿癖。涤尘垢于七情，漱芳华于六籍。嗟人生之有涯，见道体之无息。彼群分而类聚，何物非兮太极。殆不知石之为淙，淙之为石也。”

于是二客携酒与琴，游于淙上。荆班杂坐，林歌迭唱。北南俱失，宾主皆忘。慨聚散之殊途，顾行藏之异尚。三人者各适其适，渺不知其所向也。

奎文阁赋有序

阙里宣圣庙，旧有奎文阁以贮古今图籍，在大成殿之前，杏坛之南。金章宗重建，规制颇精。国朝置衍圣公府，其属有奎文阁典籍一人。凡朝廷有事于庙，则礼迓香帛，度于阁中以俟行事。弘治己未，庙灾而阁存。工既就绪，殿庑闾丽，皆加于旧。按察金事黄君绣，谓阁独弗称，欲撤而新之。众议哗然，以为故物不可废，黄执之益力，巡抚都御史徐公源实主之。阁成，高八丈有奇，略与殿等，栋宇相埒，金碧交映，向之哗者，始翕然归之称全功焉。东阳奉敕祭告，乃登于兹阁，欲赋其事未暇也。徐公既购书数百卷付衍圣公闻韶，令典籍孙世忠守之，四方藩郡闻而致者日益富。徐公使告于予曰：“阁不可负也。”乃为赋之。

伟新庙兮既宫，突高阁兮丽空。海之右兮山之东，极灏漾兮争岌岌。纳沆瀣兮超鸿濛，表日观兮来天风。忽秋令兮始肃，见奎星兮正中。初徙倚兮栏前，暂徘徊兮户外。殿庭兮巍峨，与兹阁兮相对。亭碑矗兮林立，坛屋隐兮如盖。昔金源兮始构，几岁序兮更代。叹轩楹兮未烬，纷瓦砾兮浮塙。及轮奂兮鼎成，蔼冠裳兮咸萃。览旧迹兮无余，抚孤根兮一桧。

吁嗟乎！靡丽兮娉婷，彼齐云兮落星。怅望兮情营，或筹边兮冯京。夫岂若睹羹墙兮故宅，诵典则兮遗经。宛蝌斗兮孔壁，恍金丝兮鲁声。感春秋兮绝笔，忆诗礼兮趋庭。存奇文兮籀史，脱虐焰兮秦坑。借神鬼兮呵护，闾山川兮精英。乃有韦编兮竹简，石墨兮溪藤。汗牛充栋兮不可数计，又奚问兮何名？幽并兮青兗，渺宫墙兮在眼。前景行兮高山，每为憾兮不浅。金书兮玉节，幸吾生兮未晚。溯秋霄兮愈沉，恨夏日兮犹短。仰圣道兮弥高，思古风兮渐远。阅千载兮一时，曾一慨兮不满。睽逸驾兮可攀，尚颓波兮在挽。

噫嘘噓！灵有地兮杰有人，贤有象兮国有宾。下厚土兮上高旻，铁倒景兮离尘纷。博典册兮穷皇坟，厉夕惕兮求朝闻。岂徒析虫鱼兮隐义，辨豕亥兮疑真。讶雨粟兮天半，降青藜兮夜分。盖方舞干羽兮七旬，编弦歌兮八垠。占聚纬兮周髀，听圜桥兮成均。殆将兴兮吾道，庶不朽兮斯文。巍乎高哉势不可以极，兹阁之名兮并列宿而俱存。

卷之二 序

送耕隐徐公还宜兴诗序

东阳旧从少傅谦斋翁徐先生，获闻厥祖太守府君及厥考渔隐翁之贤。近始获识其叔父耕隐公，则知为府君之中子也。

盖府君有子五人，渔隐父子世为大宗。公之生仅长先生一岁，与同庠塾，同笔砚，既习举子，未有以试也。及见先生以进士及第入翰林，则尽弃其业不复求仕，惟守故庐治先墓，以力田教子为事。游不出百里，旅不过信宿，虽密迩南都，足迹不一至。世之所谓公卿大夫，非执麾秉节方巡而礼访者，未始与接也。

暨先生历省曹入台阁，践孤卿之位，以一品诰封及三世。公与有荣宠，而敛退自若，不欲以门阀辈行加于人人。独自念遭盛时，生贵族，而未尝睹宫阙之壮丽，都市之繁庶，轨文玉帛之盛大。乃买舟北上，以偿夙昔。顾其练袍角带，长揖缓步，雍雍曳曳，犹有山林之风焉。时先生方重伦睦族，置义田，修家乘，推所以事父者以及于公。怀思数年而输之一旦，礼义之交欢，心腑之相托，无所不用其极者。君子盖两贤之。

公既阅月，翩然南还。舆马之送集于门，杯俎之张罗于野。风帆月棹，容与而归。播明圣之休风，谈升平之盛事，举平生之所未见，而一慊于怀，岂非天下之至乐哉！由是而敦率子姓，化行乡党，岿然为老成人，则固不必登华陟要、得志行道如先生者

然后为贤也。抑又闻公以明年正月初度，寿跻七十，时乎归哉！其所以享色养于庭闱，施礼节于阶阼，娱心志而延岁年者，殆亦有在。矧阳羨之田足以种谷，荆溪之水足以酿酒，高居腆奉，随所欲而无不遂。然则公亦何求于世，而天下之物乌足以累其中耶！

议者以为江南文献地，诗歌文字之作，可以陶情而适志，或其所不能无好者。夫赠人而以其所不好，犹不赠也。于是分曹而赋之，合馆阁之彦若干人，人一篇成轴，以钱公且为公寿，而东阳序其首。

送国子助教罗君致仕序

933

泰和罗君舜臣，举天顺己卯乡贡，有声场屋间。明年庚辰，上礼部得乙榜。乙榜之士例年二十五而上不得辞教官，君时甫二十三，辄拜青田县学教谕。青田旧乏科目，而教谕例必举二人乃得升秩。君所校士连得举，九年以成绩告擢安庆府学教授。教授所举例必得四人，而安庆士亦不常有，君又以绩告。乃内迁国监，历两京，再命以至今官。时其子钦顺进士及第，为翰林编修，同在朝籍。居京第不数月，其次子钦德、钦忠又同举于乡荐。书至，君曰：“吾可以休矣！”即上疏乞致仕。致仕例以七十为限，君之年仅六十耳。

夫取之廉者，其予必轻；进之难者，其退必易，观人之始，可以知其终也。今之仕者，苟有所避，或减年以幸其免；苟有所覬，或减年以幸其留，充其念自少至老而不能变，盖患得者未有不患失焉者也。乃或矫情制欲，有所激而为之，而日改月易，销铄委靡，以终于不自振，殆亦多矣。如君之廉取易退，慎始而保终者，几人哉！且官之责任有大小轻重，而人之才力亦不同。彼

汲汲于进者，虽其力有所不胜，犹强勉负荷，至于颠蹶僨败，终无益乎其身而后已。其有谦抑敛括，宁使吾之有余，而不使人以我为不足，竟以成其功而保其终，如君者，又孰得而孰失耶！况君子之道，将以成物，物不能以必成，必吾之时与地有所得为而后可遂，其所不得为者弗与也。

君由邑及郡，随所得教，皆能竭心力，著功效。则其去也，不可谓非成功而退，亦岂忽于恒事以为简，果于肥遁以为高者可例论哉！然则君之贤，其可以观矣。予考礼部，得钦顺之文，奇其才。及在翰林，闻君之贤而未始见也。君之行，与其子同官者编修徐舜和辈送之国门，而请予以辞，故书之。

东泂遗稿序

吾友东泂彭先生既捐馆，从子礼部郎中桓辑其遗诗文若干篇，手录成帙，将刻梓以传，而请序于予。予辍涕终读，为之凄然，掩卷以悲曰：“先生之文，固止此哉！”

盖先生始以经学魁天下，名翰林，高才博识，肆为丰溢奔放之辞，杂文歌诗衮衮不竭。及读《礼》之余，日就超诣，则由博归约，敛华就实，益为简洁峻绝出群之作。观其志，直欲追古作者。故虽一时快意适兴之所为，瞬息信宿已自不满，片纸断墨不悉存录。今所辑者仅十二三而止，然知者于此亦可以观矣。

先生耿介明决，每权衡人物，论国家天下事，慨然思有以大施于世。使之遇盘根，肩重负，必能振厉风节，扬勋绩于无穷，其于制作盖略见之矣。颇为嫌忌所中，疾疚所困，年仅逾四十，官不过六品，编摩考校之外，无由自试，所恃以不朽者惟文耳。而文又弗尽其蕴，则世之知先生者，岂非仅得其粗也哉！

且自唐宋以来，状元之选，特为隆重，考德校业，良亦难乎！其人如先生者，名实交副。方为时望所属，而不幸止此，大夫士无问识不识，皆为悼叹不能置。然则天下固知其人，而况其文乎！文之传者以人不以官，先生之文宜不待乎科第而后显，官不暇论也。

先生讳教，字敷五，吉水人，东泂其所自号。天顺甲申状元，官至翰林侍讲。文之散于四方者尚多，他日庶有续焉。

洛阳刘氏族谱序

洛阳刘氏族谱，太子太保礼部尚书兼武英殿大学士晦庵先生所自作也。刘氏始自开封之〔太康〕^①。元有讳聚者，生二子：长讳敬祖，为枢密知院；次讳绍祖，为顺德路总管。总管二子：长讳玉，次讳荣。荣值世乱不复归〔太康〕^②，从母翟依舅氏于洛阳，入国朝始占籍以居。二子：长讳宽；次讳亮，举乡贡士，累官三原县学教谕。四子：长胤；次先生，名健；次信；次伟。先生二子：长来，早卒；次东，举进士。今溯所由起，始祖而下得五世，而大宗之派莫知所在，群从子姓纔以上才数十人。盖自草昧以来，戎马交驰，中原文献类多丧失。先生尝闻之曾大母，仅得其世系名爵；又于宦辙所经，搜访遗迹，亦间有所得。惧其久而益忘，乃用欧阳氏例，为谱图而传之，且引于其端。既乃视东阳，属为序。

窃惟古者诸侯有国，卿大夫有家，皆以佐天子治天下。家之有谱，犹国之有典籍也。典籍不具，不可以为国；具而不实，其

^{①②}原作“大康”，据明正德刻本改。

弊顾有甚焉者。惟家亦然，自世本不作，谱局不置，而天下之宗法遂废。其为谱者，或又傅会冒妄，慕华贵而讳寒畯，君子以为不足信，则并其实者疑之。谱之所以传信而反召疑，则虽无作可也。此所谓弊也。且姓之难辨者，惟刘与李。言李者悉出陇西，言刘者悉出彭城，旧有是弊矣。唐刘知幾撰谱，学者服其博；宋河南刘煜十世之谱具存。此其最著者也，而今皆不可考已，况其他乎！

先生以实学笃行，生明圣世，为大臣元老。方使朝信道、工信度、史信事，以施实政于天下，族谱之修，亦移忠教睦之端也。东阳在馆阁，从先生后，获闻绪论，于姓氏之辨尤严。故其为谱，惟断自所知。虽太康之近，宁阙焉而不敢及，其严如此。然谱之所为重，必先贤而次贵，若教谕公之厚德善教，固将有传焉。况先生官至一品，赠逾二代，所以望天下而祖后昆者，又恢乎其有余地。彼冒妄之徒，虽世累千百，恶足以相轻重哉！东阳恒患吾谱之难，欲修之而未敢作，于先生之谱有感焉，于是乎书。

送太子少保南京吏部尚书倪公序

礼部尚书青溪倪公莅部事十年，将以二品满三载矣。间尝念金陵旧乡不得归，会南京兵部尚书阙，吏部暨诸大臣议，以为国务所系，闻望才力惟公是称，时在议列，避不署名。名既上，上意若曰：“是惟予礼官之长式，克佐朕以治神人，宣教化，不可使去左右。”故不果。已而南京吏部又阙，上洞察公情，知其乐于南也，意又若曰：“兹惟予祖宗根本地，是官也实长寮，不可以简远是忽。”乃命公，且念公青宫旧学，劳绩久弗录，特加太子少保以行。时仅浹旬，而先后异命。大夫士之仕于朝、游于京师者，闻

公去，无问识不识，皆骇且惜之。及见加官之诏，于是晓然知圣意所在，又相与荣公之行，无异辞焉。

夫所谓大臣者，必其身足以任天下之事，如大车之载，大川之济，有余力而无遗憾，然后为能；非若分一职，领一务，苟可以塞其责而止者之为也。今官冠于六卿，儒者之极也；秩至于宫保，盖公孤之亚，出乎常格之外者也。得之而人不以为过，又从而惜之。今之两都，皆宫阙所在，台省之并置，百辟之所具瞻者，未始有异也，而论者犹疑其在彼而不在此，此岂可以强而致哉？盖公以世臣家学，砺志砥行，名于翰林，入侍经幄，敷对宏畅，为讲官第一；出理曹务，引据精确，不为群疑所夺。及其表仪朝著，谋猷庙堂，风采玉立，论议英发，才者让其能，贤者服其善，皆隐然倚以为重，虽欲释之有弗能已者，亦岂非夫人之至情也哉！或以为君子之处剧曹，居近地，惟所欲为，而未尽遂，则忧患生焉。乃若赴逸而舍劳，脱繁而就简，去人之所不足，而我之有余者固存。又加以山川之佳丽，乡里之荣耀，公私大小，两遂而兼全，其在公者，谓非天下之至乐不可也。

937

於戏！公之心在天下，虽处江湖之外，固不能忘乎朝廷之上。顾岂若独行一节，偶有所激而姑为彼予予者哉！夫苟不失其乐而存其所有余，则随厥所处，皆足为国家天下重。吾第恐优逸之时未久，而忧劳之日尚殷，兹所以为公惜者，方以为公望也。抑以期公之未尽遂于天下者，终有时乎尽也。

公之行，金溪徐公等以赠言属予。予不佞，不能效尹吉甫式遄其归之颂，而韩昌黎无疾其驱之什，尚能为公诵之以期其来。於戏，公其有感于予言也哉！

送张兵部还南京诗序

予辱张公公实交三十余年，合而离、离而合者数矣。自弘治辛亥至今凡七年，公始自南京兵部考绩京师，晨夕会晤，旬再浹，辄复言归，予于行窃有感焉。

惟我同年举进士者二百五十人，同入翰林为庶吉士者十八人。所谓二百五十人者，升沉荣辱，莫可得而齐也。方今仕两京为列卿，不过十三人，而吾十八人者不过四人而止，可谓难矣。然今之所谓列卿，不过数十人。数十人者，而吾得其四焉，又多而至于十有三焉，亦可不谓之盛耶！

且予所谓盛者，非冠纓輿马之谓也。勋绩之交辉，誉望之相闻，官之评，物之论，必在乎此而不能舍而之彼者。万得一人焉，则谓之杰；千得一人焉，则谓之俊。俊与杰不可以常得，而吾同举者如彼，而所得者如此也，此所谓盛也。

试以考绩之制论之。分曹而处，受职而任，称则最、负则殿者，皆然也。今公历副都御史，至侍郎，阅再命而为一考。台之与部，邈乎若不相为谋。顾公之为台也，巡山右，移陕西。其所总者，虽在刑宪，实兵戎之务也。以三载之劳，足之以两月之近，所考之职，宜不以部而以台。台与部相合，而其绩成矣。况所谓兵者，又其为郎官为大夫之所尝分治而素习者乎！然则明廷之奏，圣天子之命，其最固有大焉者，又非独以官评物论为也。吾十八人者，若刘户部时雍、傅礼部曰川，皆尝考三载之绩。而近时倪礼部舜咨来自南曹，其所考者皆礼之绩，犹部之于台也。若公之清裁重价，交辉并映，称之天下，皆可以无愧。其为难且盛，又可知也。